



風俗通義序

信錄棘賦刻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
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
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
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

茲以諸子百家之言，終然敬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以諛會意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

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眾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計舉爾所

知方以類聚凡下士卷謂之風
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
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
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
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

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
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
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
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
子巡狩至於岱宗觀諸侯見百

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
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
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
政人殊服繇此言之為政之要
辨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嘗以

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
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羸氏
之亡道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
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
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

廉衛卒交會周章質朝以次
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
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闕
麗也張竦以為縣諸日月不刊
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

必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
故聊先啟之耳昔為齊王畫者
王問畫孰竄難竄易曰犬馬竄
難鬼魅竄易犬馬旦暮在人
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

風俗通

形無形者不見故易象俗語
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
犬馬其為難矣并綜事宜於今
者孔子稱苟有過人必知之
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漢泰山太守南頓應劭撰

漢書卷之六十四

風俗通義

上ノ下做_フ注_フ之_ラ風_ノ象_ノ心_ノ安_ト

言_ハ注_フ之_ラ俗_ト稱_レ風_ヲ有_ル俗_ヲ在_ル有_ル

人_ト別_ク書_フ此_レ應_ル助_カ風_ノ俗_ノ

風俗通

以由德也故漢書里書
後人善述多引以考証
罕又至本朝學以刊白
通矣風俗通一辨書也尚

缺焉三衢毛希聖
橫徑錫守劉亦父
此勉之遂後梓於學
里自錫山來在道廣

風俗通

意微^一步^二跋^一語^一乎^一深^一察^一友^一
教^一之^一漢^一洽^一素^一書^一送^一出^一可^一為^一
新^一道^一費^一教^一因^一其^一語^一而^一別^一
篇^一字^一云^一

大德丁未行都水監李
果撰

誦_ス回_ス之_レ傳_ス道_ヲ及_ヒ同_シ師_ノ縣_ノ師_ノ各_ノ
有_リ其_ノ書_ヲ豈_ニ欲_ス廣_ク其_ノ載_レ記_ヲ亦_ニ欲_ス借_ル
以_テ範_ス身_ヲ在_レ衰_ニ即_チ有_リ名_ノ儒_ノ未_ダ嘗_テ
引_キ藉_ヲ殿_ノ中_ニ領_レ校_シ秘_シ書_ヲ奉_テ詔_ヲ著_シ作_セ

獨_リ遇_テ四_ノ海_ヲ輻_シ裂_レ豪_ニ杰_ニ並_ヒ起_テ逐_レ鹿_ヲ
中_ニ原_ニ橫_ニ遭_フ禍_ヲ害_ニ知_レ以_テ其_ノ身_ヲ馳_シ騫_ス
功_ヲ能_ク則_チ不_レ合_ハ若_シ博_ク學_シ積_リ聞_ク經_ヲ老_ニ
岩_ニ穴_ニ聲_ヲ名_ヲ腐_ク朽_ス又_チ非_ズ其_ノ心_ヲ乃_チ辨_ス

中庸

風俗通 卷之二
一家言異垂後世而零墜散遺
湮烟廢沒并其姓名亦不復著
者固多矣漢季應劭為一時名
儒受學鄭玄位不大顯乃昉古

義作風俗通夫四方風俗剛柔
細大美醜上下千古歷代不移
與天地終始音律冥符識其情
者王逸其軌者亡故邈皇朝以

迨季世循環互轉無殊五音先
王作樂薦殷莫重祀典朝禁祭
饗亦各有屬東西南北神鬼所
向紛然莫紀其與覆載同靈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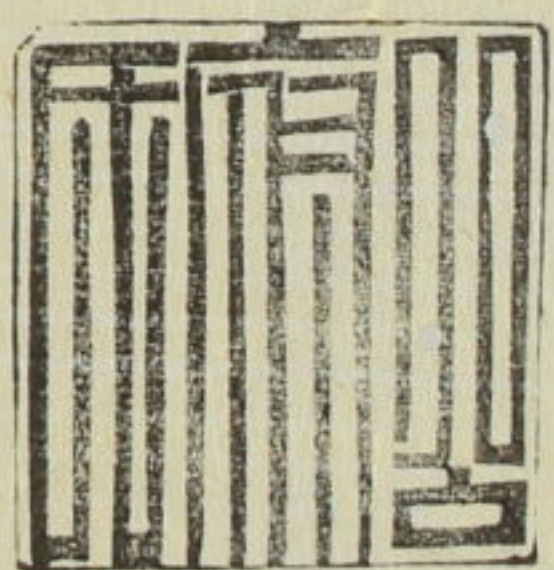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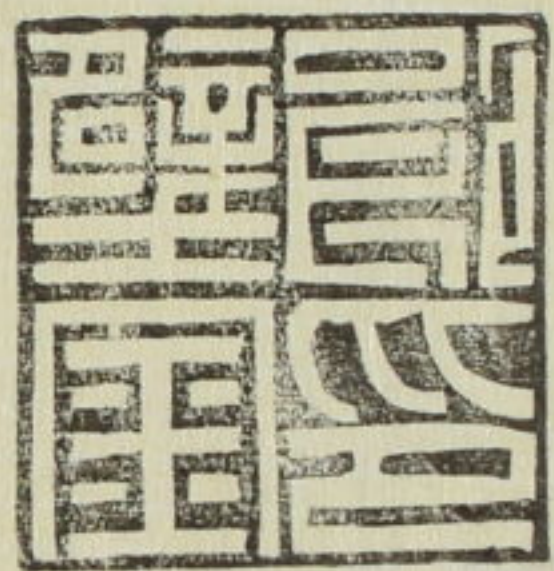
惟山澤雖卷析為四義歸於一
良足為立政致治者之助予讀
隋書史臣稱高構工吏事馮綱
啞女採樵生孕據風俗通斷其

姓氏則居民上者何必一事相
符即置之座右亦奚不可家嚴
嗜古嘗以文事飾吏治即庭視
不憚孜孜予小子奉其教若獸

樂園司馬梅雖不及向歆父子
錄書萬卷而錄其書以行世經
濟皆從此始猶愈于曹氏書倉
倪氏脩羊地也

風俗通義目錄

天啓丙寅春仲仁和後學郎麟
金公府父題



風俗通義目錄

皇霸卷一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伯

六國

正失卷二

樂正后夔一足

風俗通義

目錄

丁氏家寧井得一人

封泰山禪梁父

葉令祠

燕太子丹

孝文帝

東方朔

淮南王安神仙

王陽能鑄黃金

宋均令虎渡江

彭城相袁元服

愆禮卷三

九江太守武陵威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

河南尹太守羊翮祖

太原郝子廉

南陽張伯大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

過譽卷四

長沙太守汝南邳惲

司馬潁川韓稜

太原周黨

汝南陳茂

度遼將軍皇甫規

南陽五世公

汝南戴幼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

十反卷五

太尉沛國劉矩叔

陽翟令左馮翊田燁

汝南范滂孟博

東郡太守汝南范茂伯

安平相汝南邳朗伯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

高唐令樂去周糾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

宗正南陽劉祖

聘士彭城姜肱

趙相汝南李統

司徒九江朱偃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

聲音卷六

商

角

宮

徵

羽

壎

笙

風谷通
目錄
五

鼓 管 瑟 磬 鐘 柷 琴 空 侯 箏

筑 缶 笛 批 把 竿 簧 籥 簫

風谷通
目錄
五

籟

菘

菘

窮通卷七

孔子

孟軻

虞卿

孟嘗君

韓信

韓安國

李廣

太尉沛國劉矩

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潁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祀典卷八

先農

社神

風俗通

目錄

稷神

靈星

竈神

風伯

雨師

桃梗

董茨

畫虎

雄雞

殺狗磔邑四門

臘

臘

祖

禊

司命

怪神卷九

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城陽景王祠

九江遠道有唐居山名

會稽俗多淫祀

鮑君神

李君神

石賢士神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

世間多有精物

世間多有伐木出血以為怪者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

山澤卷十

五嶽

四瀆

林

麓

沛湖陂渠溝

京陵丘墟阜培藪澤沈

凡合道

目錄

九

風化通

目錄

九

風俗通義卷一

皇霸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本
 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
 矣言也實為難哉故易紀三皇書叙唐虞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巍
 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哲然而立談者人
 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揚朱嬰於岐路墨翟悲於練素者也是以上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述三皇下紀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簡勁有資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大天不言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為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夫
 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會弘履中開陰陽布剏正含皇極
 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說
 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處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
 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
 羲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

天之意故曰遠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
 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為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遠人為遠皇
 伏羲為戲皇神農為農皇也遠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遠
 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
 成也神農悉地力種蔡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
 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為經罔以
 佃以漁伏羲氏之神農氏作斷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

教天下日中為節，欽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叙二皇不及，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大見太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為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也。在諸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也。

聖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顯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賢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慈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考孰謂文王也。

古如
今日
情理俱
透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蕞代大商勝殷過劉者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其辯論至於訟閱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之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

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毫為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為天下所歸往也

五霸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霸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青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脩朝聘

風俗通

之禮納襄冠帶其戴天子孔子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
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嘆譽丁言而繆公受
鄭甘言置戎而去違黃髮之訖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
子車氏為殉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
名而不綜實六鷁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為僂屐莊王僭
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疆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
骸厥禍亦巨皆無與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謹
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伯者長
之白也言其成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

叙六國
簡譯

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
復兵不救須臾乃往存之仁不純為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
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
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銀順鼎耳
窳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五伯以今之諸侯得各取原非聖人所汲取得此辨更於各
教有裨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角孫曰陸終娶於鬼方氏是謂女清蓋孕

叙六國

楚之先

五

不二千
言庶始
之悉倫
讀則
大史公
賦卷五八

而三年不膏啟其不膏三人出焉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
季連是為羊其後有鬻熊子為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勲勞而封熊
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蘭斥遠忠臣
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殺汨羅水因為張儀所欺客死於秦到王負
芻遂為秦所滅百姓哀之為之語曰楚雖三戶以秦必楚自顛項
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
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
為二伯自陝以西召公王之當農桑之時重為厥煬燕不吝鄉亭
之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

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
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為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萃齊晉崑崙疆國
且能位容立論
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而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
後止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為姓韓厥因下
者之繇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建陳嬰之義為晉各卿建天所
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安為秦所
滅
魏之先畢公高之也畢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高於畢因以

為姓其裔孫曰畢其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眾不亦宜乎其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到王假為秦所滅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初周穆王為御驂騮驟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以為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勿怪昔秦佞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

與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於天下而為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告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木大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於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熊欲授我射之中熊亦有羅來我又射之中羅成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辭吾見兒在帝側屬我翟大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京上世必為姓夫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看也董

安於受言而蔽之必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碑之不去從者將刃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以謁簡子屏久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力之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效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省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冠二國於霍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霍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霍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霍犬代

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華政而胡服并二國於霍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效應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為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之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節莫通為我以具遺趙無恤原過既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木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秋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仇主赤黑龍而鳥屬鬚眉髮大脣大目下而馮左任公乘奄有河室至於休溷渚洛南代晉

別北城黑姑襄子拜受三神之命三國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為所滅此童謠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上生毛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為之後將育于妻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

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以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為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于齊齊侯以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謫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以友朋使為王正飲桓公酒樂曰以及辭曰臣卜其晝求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注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嘉之愛敬且新位此高國始食田采姓甲氏焉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子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沒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

言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建用右勝之計又賓客多受秦金勸
王朝秦不修戰備秦兵平步入臨萬民無敢格者遷王建於共國
六歌之曰松耶柏耶短而韻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
戮力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意當是之時商君佐
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時猛將銳卒因間伺隙略
定西河之城南并漢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不受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時
齊有孟嘗越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皆明智而

忠信寬厚愛人燕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其後復有齊趙燕
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陳軫召滑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
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攻秦秦人開關延敵
六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
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及至始皇承
六世之遺烈抗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叱諸侯履至尊而制
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謀者恨楚之疏遠屈原魏不用公
子無忌故因削以至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電之蕭條混壹
海內為漢驅除蓋乘天之所壞誰能支之雖阿衡宰政責育馭

我何益於事且有強兵良謀襍襲繼踵每輒挫衄亦足以祛蔽
啟蒙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萬世之業也遂恣
睢舊習矯任其私知坑儒燔書以愚其黔首窮奢肆欲力役無
饜毒流諸夏亂延繼嗣由是二世絕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踐
祚四海不妄世宗攘夷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王矣
觀秦六世拮据而始得至始皇一身驕著而遂失賢愚興廢
寔人為之天何心哉

風俗通義卷二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正失

孔子曰衆善為必察之衆惡為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
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
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已亥渡河有三家之文非
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故糾其繆曰正失也

寥々數語而悠然自足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

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為樂正始治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為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夔能知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引證明透足破千古之疑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善析疑義可為讀古之法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武帝授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武帝出壘印石裁有兆朕夫車子侯即

及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封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
 有寵垂鬚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
 獨不登上乃悉持龍鬚拔墮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望黃帝不能
 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
 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今曆正值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
 能神仙矣

謹按尚書禮天子巡狩歲二月至於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
 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
 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獨

后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
 丈二尺尅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
 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賦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
 天祿永得祭上玄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
 於其土示增高也尅石紀號著已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璽
 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墠當有所與
 也三皇禪於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
 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予聖人三王
 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孝武皇帝封廣丈二

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江淮間一第三脊為神籍五色
土益禱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
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筭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夜有光
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
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為元封武帝已年四十七
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
讀焉能誕招期乎奉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目捺印
沒石乃止暴病而死悼傷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沒石
中馬蹄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予以空偽承乏東

嶽忝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虛冠
石文味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玉牒授籙之事春秋以為傳聞不
如親見見之人斯為審矣傳曰五帝聖焉必三王仁焉必五伯
智焉必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
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築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怪乎烏號
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無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檄
殺取以為弓因名烏號耳

古今妄誕淘洗欲盡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怪其數而無車騎家令太史侯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鳥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浚天下下平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機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夜夢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號葉君祠牧子班錄皆先謁拜東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音聲但云葉太史侯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

即僂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於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甯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夫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甯乃甯而進又遇一人曰何為甯國人望君如望嚴馬日日以幾若見吾面是得女也人知不效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狗於國而又換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甯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懲肅官司退而老子葉及

風俗通

卷二

五

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燕茲一事固祠
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賈王太子
晉幼有威忍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滿也晉年十五頌而問
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
女色不壽吾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于天女慎無言禍將及女
其後太子果歿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
其歿傳稱王子喬仙成人問仙楊雄以為虛義神農黃帝堯舜
殞落文王葬畢孔子奠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歿乎知非人之所
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歿也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謹告

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之
安別在宮中俱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祠一飛鳧遂建其處乎
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天為雨粟烏頭白馬生角厨人生害足井上株木

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為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燕者可得生
活丹有神靈天為感應於是遣使歸國

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
求勇士荆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

禮而見之變起兩極之間事敗而荆軻立成始皇大怒乃工徒
 兵伐燕燕主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秦逃
 歸耳自為其父所戮手足圯絕安在其能使其兩粟其餘云云乎
 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定好士無所愛悵也故閭闔小論飭感
 之耳

俗僧飾言梁武帝成佛亦猶此也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間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故事
 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

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已使使
 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為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為再中
 及即位為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為前殿惟常居明光宮聽
 政為皇太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禮至以數大病知後子不
 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三十六日服治不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
 升一錢有此事不向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虜豹姬溥
 夫人傳詣雒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幸之生文帝二年而
 為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捐軍中祭代東門高皇后八年後

文帝好黃老非

九月己酉夕即位就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即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楹壁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為惟奢儉好醜不相副俾又文帝以後元年六月己亥崩未央宮在時平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宮及皇太后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不為皇太后持三年服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日修泰餘政教輕刑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耕桑務民之本即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寔蓄積有餘然文帝

自異也蓋徒蕭曹一朕中得來

帝本脩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為以故禮樂庠序未脩民俗未能大化苟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略吏民係虜老弱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大發典材官騎七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絡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飢乏穀糴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為孝元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緡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

風俗通

卷二

文帝之世雖不可謂之升平然不可謂之不升

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
漢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
月薄蝕地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
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沒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
角太雪蝗蟲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
登大道早蝗飢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
助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為升平上曰
吾於臨朝執政施刑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傅者
舊洽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

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悟小疵耶嘗讀過即
置問中郎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
惟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頓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
李牧為邊將市租諸人皆輸幕府而趙主不問多少日擊牛灑
酒勞賜士大夫賞異有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
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為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樂盡死力
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是言之雖得廉頗李
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季布治郡有聲召欲以為御史大夫
左右或毀言使酒後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

風俗通

卷二

九

無故而見徵召此人必以臣欺國者既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毀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上有慙色卒遣布之官及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癩汁文帝一短見愛樹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為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冠嚴矜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網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為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為人數廷譏之繇是疏遠

遷為長沙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聞至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難諛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怨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來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羣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衰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為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

至以無為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
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
文帝之仁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也
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恐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
亦通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聰明遠識不怠數十
年事制持萬幾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
以為如此及至世間言文帝少生于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
者求得之因立為代王徵當即位後期日為之再中集上書囊
以為前殿帷常居光明宮聽政為薄太后持三年服治天下致

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事皆俗人所長傳言
過其實及傳會或以為前皆非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
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主霸之業變化
無常

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
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衛鬻者於是朔請闕
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

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
 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
 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
 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
 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凡庸
 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
 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
 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
 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僮兒牧豎

明眼朗
 識不以
 古人而
 寬之

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
 聖歷世為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賓苑秘苑中之
 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為文辭孝武以屬諸父甚尊
 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
 乃謀叛逆尅皇帝爾丞相將軍大夫已亡印漢使符節法冠趙
 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偽心以亂天下當惑

百姓背叛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非重於將反形已定圖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取茂國除為九江郡親伏白刃與眾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耻其如此目飾詐說後人吹響遂傳行耳

安之事原不必辨而辨之更透

王陽能鑄黃金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為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家居

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求神仙隱形體自謂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茲益迷謬文成五利慶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黃白庶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效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成侯乞入國半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变化固自有其王陽何人獨能乎哉

數語足
之惑

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_不雖為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_所何足_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_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_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_除賦課郡境界皆設_障奔浚太守宋均到乃移_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_雷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_猛獸猶江北之有_鷄豚今數為_民害者外_在貪殘居職使_然而反_逐捕非政之本也壞_檻奔勿_復課錄退_資殘進_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為_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言_猛怒

如_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_闕如_哮虎易稱木入_虎變其_為君_子豹變其_文蔚傳曰山有_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_所生_備物致_用非以_傷人也然時為_害者乃其政使_然也今均思_求其_政舉_清黜_濁神明報應宜不為_災江渡七里上下_隨流近有_{二十}餘_虎山_撫穴_處毛_鬣豈能_犯陽侯凌_濤瀨而橫_厲哉俚語_依欲_渡河無_崇尾_何舟人_楫擢猶尚_畏怖不敢_迎上_與之_周旋云_悉東_渡誰指_見者_堯舜_欽明在上_稷契_允懿於下_當此時也寧_渡在_虎耶若_均登_據三_事德被_四海_虎豈可_抱負_相隨乃_至鬼_方絕_域之地乎

古人破贖處一毫不肯放過

彭城相袁元服彭城相袁元服伯楚為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子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為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為待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官會賀臨殿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曰賀字元服原行安為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啟發和帝誅討費氏中興以來家為名宰原有堂構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觀夷叔政則冉季應典三郡致位上列賀昂失身不渡繼室云曾子失身而

不娶曰吾不及尹言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尚
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勅使留葬侍衛先公慎無迎
取汝毋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祗為煩耳虞舜
葬于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也
何其在服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取子為蕭
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相把臂言易稱天地太德曰生
今俗間多有禁息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為妨害父母服中子
犯禮傷孝莫肯收舉袁元服功德爵位子孫巍巍仁君所見越
王勾踐民生三子與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愛命於天何不

高戶誰能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博雅政官有異乎答曰齊
楚之事敬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既為鄉里超然遠
覽何為過聽晉語蘭在心事乎於是欣然悅服續以太高苟有
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
亞作者之遺風矣正甫亦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被斯
言之玷恐多有宣公之論故備記其始終

風俗通義卷三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愆禮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為其可傳為其可繼賢者
俯就不肖跋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子路喪姊甚
而不除仲尼以為大譏况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論語不為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

思母不
得其
似母者
而養之
雖非正
孔然終
不失為
孝子

屈從遠

卷三

十一

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為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
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
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
為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愛已皆有母道故
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刻木而事
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
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為師大常張文印刻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工也曰昔夫子之喪顛覆者
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羣居則否今
人乃為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
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威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
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
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
云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太言身同思好
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為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孔谷通

卷三

十一

謹按禮為遠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既齊於已澄灑酒以養姑舅
 契濶中饋經理蠶織垂統傳重其為恩篤動至矣且為毀之微
 尚有回翔之思啜嚙之痛何有於喪之感終始永絕而曾無惻
 容尚當內崩傷外自矜飭此為矯情偽之至也俚語婦歎腹悲
 唯身知之又言妻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太尉山陽王
 龔與諸子並杖太傅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衰經列在服位躬入
 隧哀以送之近得禮中王公諸子魏杖亦過矣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號為敏達為侍御史與長樂
 少府黃瓊共佐清河王事文書印成世異之後匡去濟南相瓊

為司空此比援舉起家拜尚書遷弘農詔勸耕道於澗池間瓊
義雖高未免失禮
 夢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

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
 匡雖為瓊所援舉由郡縣功曹州治中兵曹位朝廷尚書也凡
 所按選豈得復為君臣者耶今匡與瓊其是矣割符守境勸民
 耕桑肆省冤疑和解讐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狠
 自遂若官車宴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言
 及其人患失而亦曰其然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過太尉鄧
 伯條舉譬孟直方正三公夢皆制齊衰世非一然荀譬通儂於

義且責或舉者名位并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乃穿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吊服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太山羊翮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自時翮祖去河南矣子衡四從子舅慈復為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齊裝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効歸家故侍御史胡毋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褻謂君不為子衡作更何制服曰衆人若此不可獨發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令反相歷念子失禮僕豫慰亦禮外之禮有吊服可依其制因謂裁縞冠績袍單衣定大為同作所非然穎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蔡母廣明威亦禮外之禮焉

庶士大
都如此
若能折
貴于禮
便不成
廉士矣

謹按禮為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策名為臣使者也子衡臨君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翮祖位則亞卿雅有令稱義當細紀人倫為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東嶽一郡朦朦焉豈不愍哉由卿人失兄子臯為之衰雖失於子衡歸於舅慈者矣太原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杖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費用腊雉受而不非而交於馬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

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鵝之羞而
 食井上苦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小
 中食藜或問之此藜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之異惟
 其似旃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為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伯大亦敬寢下
 小榻言常恐清良朝拜俱去鄉里居緱氏城中亦教授坐養獻價
 伯大為議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有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朋友術術闇闇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尚同輿而出同床而

寢今相校三年取幸無骨血之屬作鬼怪且朝言恕論語未
 而無禮則微且晏平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說四
 科求處語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
 反二者各有所長而棄聖絕知遇世保真當竄深山樂天知命
 今居侯氏息壤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客無益誨人拱默而已
 飾虛矜為誑世耀名辭細即巨終為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
 不婦令二子胥胥遠夫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為司徒掾个間之事無所聞也其
 浚閑乃塞牖不見賓客清且東向再拜朝其母念持生說之子

亦不得見履踰拜耳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屨食止置菜云
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彊及母終亡不列服依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故事哀感一家之中踰若異域下林間拜
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隧又不得送遠於哀感者矣中所以飾
首衣所以救形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別於夷狄者也唯喪者
者露首草舍餘曷有哉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止子路殺雞黍
見其子焉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為高斯亦埽埽繩繩
而過徒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進之何乃若茲者乎
公車徵士孫章徐孺子此為太尉黃瓊所碑禮文有加孺子隱者

初不答命瓊薨既葬負芻并涉齋一盤酸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
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
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故遣瓊門生茅季偉追請
辭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弔喪者既哭與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
三千里越渡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己顧義軫乎哭酸墳前
是也訖當即其帳余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
微闕教誨可乎如何倏忽其於路人昔默教忽於曉來然君子
猶以為其嗔可去謝可食令與黃自思故矣孝子寢天古墳又

子琰雖
名士非
所知也

孺子到便請墳無不夫何為哉
黃真思姑吳林子真又曰
婦人皆無其德然
且山岳當明其跡余聞
三十里也
善於善山也
積德於不善

風俗通義卷四

漢東汝南應劭著
 明 竟陵鍾惺評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為德其至已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
 於許以為直隱以為義枉以為不為偽以為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
 明主之而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
 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鄧暉君年少時為郡功曹郡俗冬饗百室內賜

齊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劼臨饗禮訖教曰四部各歸
錄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其推不嚴而治書白安
民則惠黎民懷之益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
顯之於朝主簿讀教力吏引延及賜憚前跪曰司正舉旣以君之
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貧性貪却外存內圓
明堂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虛而不治怨慮並作百姓苦之而
明府以惡為善股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自俱喪孰與偏
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憚敢再拜奉旣敏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為上狷為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跪辭善則稱

言之時
不及時
猶愈于
不言者

君過則稱已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歛於饗中用延為吏以
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諷諭雖舉觥彊飲可行也今憚
以見授任職在昭德塞違為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
荒亂怨慮並作此為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
朋徒無異習射矍相之圃三指而去者過半汝南中十大郡
城四十卷矣復教化之至延姦豐彰著無與比其滅文仲有言
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
不即彈黜姦佞而須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為罔君憚子不
臨深以為高不因以為多况創有君父以為己功者哉而論

凡俗通

卷四

七

者苟眩虛數以為美談俗至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法然自君章之沒轉相放式好于上休役以采俗台譽未流論其於愛憎政在陪隸也

司空穎川韓稜少時為郡主簿太守與被風病恍惚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豐教令無愆失與子嘗出教欲轉徙使稜不聽由是發露被考與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即位一切原除也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素餐兮論語陳方誌列不能者止漢典史病百日應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通惠也今與官尊任重經累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

朝所食夕陽若厲不以榮祿為樂而以黔首為憂位過招破督其豐風疾恍惚有加無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耄亂改自己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為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况於君子乎上令與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之絲非問洵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况少為鄉佐發黨過於人中黨學春秋長安聞黨學春秋長安聞

往使卿佐先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擊之黨被刺因走佐脈其義勇復與養之數月蘇興乃知其家即還歸其立勇身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坐既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況被發則得就業卿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已今見辱者必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讐者謂之文兒取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既遠春秋之義殆今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

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比華風
氣已漸
問晉人
之俗

汝南陳茂君因為荊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宛城引車到城東為友人衛修母拜到州恂先是茂客仕著檣還到修家見修母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歿因詣府門移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大驚不覺自起在賜中延請甚嘉敬之即焉出修南陽士大夫謂恂能救解修茂彈繩不撓修竟極罪恂亦以他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為之語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則專席止則專館夫軒

駕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為官速謫當使入傳引見詰問紂其賊
狀以時刻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且早非為已私皆
公也何有忘百姓塗炭之急便乃光昭舊交之間寧鮑宣州牧
行部多宿下亭司直舉劾以為輕或捐命坐之刑黜今茂泯棄
天常進止由已孰使毀之小人譽之自裁為之古人疾諸以誅
大譏茂典修善由鴟鴞之愛其子遠所以害之者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弟敷上病不見聽
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曼物以流素縞到下亭迎夜發服送之因令
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奏答曰

威明欲得避弟故作激發我為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為此私家言
耶規沒為中郎將督并涼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
前薦故太常張煥才任將師是附黨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
張鳳宇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
蓋憂難與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一心
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立朝忘家即戒忘身身且忘之况於弟乎殊俗越澁大為違
害朝廷比辟公肝食規義在出身折衝難而誅伐已定當見

鎮慰何有被功苟念去位弟實雋德之患無位而徒關華何所
堪施疆推轂之亂儀于庶孝武皇帝為駑騎將軍霍去病治第
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為去病外戚未屬一切武夫
尚能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德何獨負哉又以黨事先自勞衛
如有白驗其於及已而形兆有不可得唯是從何憚於病曰異
舟之危自投於水憂難於處與其亟決至幸必不坐太誓有云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人之所忌
天自取之蓋嚴楊憚勳之王室言事過差皆伏太辟以略主威
抑驕侵也規顧弟私也離局姦也誘巧詐也畏丹慢也四罪是

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遠叔同歲遠叔太子各
舊才操鹵鈍小子髡既見遠御黨到見股肱曰太守與遠叔同歲
恩結締素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如無罪
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柳對曰明府謹終遠舉
微繼絕然舊實不如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毅曰丈夫相臨兒
女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耶釋兄用弟此為故殃段氏之家豈
稱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世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
同歲欲舉其子伯起自乞子璜尚幼而璜幸以成人是歲舉璜

明年復舉璣璣十四未可見衆常稱病遂請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南弱寇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減年避劇請免璣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公府辟璣為軍曲尉璣歸臥家軍功除新陽長官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薦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凶不院子弟當見寵拔也魯有右戎叔聘衛右宰穀留而饋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拏憚宅而居之公

祿而食之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相與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新交蓋如舊簞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為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寡慤動之誼亡者無顧覆之施饑寒緩急視之若遺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有心兩不可得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傷及民人實宜料度以為後圖

後南戴幼起三布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出客舍中住官池甲以

橋情狗
名四字
不免也

耕種為上計史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為諫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兒既出之日可居家下家無屋宗家猶有贏由廬由可首踰力者取何必官池客舍既推獨舍無表其上為其飾為良亦昭晰勿起同辟有以益當者與子弟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正固乃德之都與奴婢引其者者曰與我共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戀也罷物取其少者

好名駭
俗之人
作
呼情態

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傳稱表盜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其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萬畏入而不知欲令繳繳乃如是乎方之表薛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取凡若幼起仍斯不足貴矣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為高唐令不乘輿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為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看起居曰正我
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更其日入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

去為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胤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
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為大將軍梁冀茂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
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卧厥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
清當亟推問將軍歎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
官置吏為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
謁府乃徑到縣俱謀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綬不
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見禮記戶有三屨不入將上堂教必
揚家且猶若此况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

詐是聞遠薦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既待放須
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根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
以親為首孝經列三以服為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祿賜勢
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白之煖也利不體皆此也河內殷之
舊都國分為三康叔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猶存其俗士大夫本
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未隔答風氣可謂窮源之論

